

牡蠣男孩

· 黃文俊

我們生為牡蠣男孩
在陌生的城鎮
俯向南方的海，有偶然的暴雨
母親在夜裡重複淘洗
洄游鉛盆的我
鹽水浸溼了孔縫
我們能在時間中停止吐沙嗎？
雨水傾盆，如蛇般
紋上我們的足踝
就長滿了苔蘚
宛如遠行列車鏽跡斑斑
在信蚶的清晨
我眯起惺忪的眼，看著母親
我是個牡蠣男孩

可以在海潮中安穩
死去，也可以討人喜歡
離家愈遠就更近城市
穿過更多的人群
但總聽見深夜更長的船鳴
並不是那麼確信地可以憶起……
為流逝的歲月，填補一點海的暖意
身體溼透了，卻不感覺冷
作為一名牡蠣男孩
我們不免憂傷
夜裡甚或想起死亡
城市醞釀水氣，激起
稀薄的霧氣
夜晚我們熄燈睡去
有如蚶鄉的廣大鹽澤

在潮間帶的淺灘隨浪擺盪
水聲漫漶，淹上意識的月台
褪下陌生泥濘
赤腳走回南方的蚵鄉

我夢見甕中的母親
竟和記憶相若

牡蠣男孩沒有父親

下雨的時候

他匿於積水的船板

等待漁汛的到來

你在時間的罅隙靜止

我安靜且憂鬱地吐著沙



黃文俊

〉 作者簡介

一九八九年生。臺中人。心輔所。鍵盤宅宅。耕莘青年寫作會。旅人。貓咪控。

喜歡在城市、海洋、咖啡館流浪，喜歡京都，喜歡玩貓咪的肉球，喜歡沖一壺紅茶，喜歡蒐集材質各異的紙張，喜歡聽戀人說話。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臺北文學獎、臺中文學獎、印刻超新星、好詩大家寫、中興湖文學獎……等。

〉 得獎感言

曙色漸亮，一如京都的早晨。

我們用詩來說話。昨天我們走上凱道，有二十五萬人的雪。

摯親愛的自己，有些我們可以原諒，有些不行。我們會像牡蠣男孩一樣憂鬱的死去嗎？他只是眨眼，不說一句話。那我呢？日子很長，實則無多，我長成了糟糕且畸形的我，但謝謝妳一直伴在我身旁，相信我，牡蠣男孩終將長成更善良的形狀。不只一個夏天，他在潮汐間，安靜且沉默地吐著沙。

S，還有很多話想聽妳說，一直說。

評語〈凌性傑〉

以語調甜蜜輕盈來寫憂傷的成長，確實不是容易的事。

讀〈牡蠣男孩〉這首詩時，我一再想起提姆·波頓的圖文書《牡蠣男孩憂鬱之死》這本悲慘故事集。提姆·波頓說：「我筆下的角色，既不可愛也不討人喜歡。他們比較像被車輾過後又復活的卡通人物。」書中的悲慘遭遇不外乎被誤解、被遺棄，永遠得不到愛與歸屬。相較之下，〈牡蠣男孩〉這首詩的悲慘就顯得朦朧淡遠一些，不那麼強烈直接地暴露人生經驗，而是用充滿隱喻、象徵的話語，描述一種屬於男孩的憂傷。生

為牡蠣男孩，活在死亡陰影下，他揣想南方蚶鄉，「安靜且憂鬱地吐著沙」。

〈牡蠣男孩〉的意象語言，總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游移。男孩的成長歷程究竟發生了什麼驚心動魄的大事，我們不得而知。在城市與故鄉，他又遭遇到哪些難堪，詩中也欠缺具體的交代。正因如此，沒有被說出的那些構成一片可供想像說出的那些構成一片可供想像的汪洋。作者以纏綿的口吻，寄託了成長中的憂傷。蚶的形象是帶有硬殼且內裡鮮嫩柔軟，這莫不也是男孩的自我比況？